

# 宋代的象棋

汪圣铎 籍 勇



宋代时,人们有着丰富的文娱活动,在当时诸如说唱、舞蹈、杂技、武术、相扑、围棋等活动都受到人们的喜爱,在这些文娱活动之外,象棋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象棋在宋朝人的娱乐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的王公、士大夫、平民都很喜爱象棋,人们在用象棋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对当时象棋的制式进行了许多改进,使象棋在宋代迎来了它发展的重要时期。

## 宋代及宋代之前的象棋发展

象棋,在古代又称为象戏,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很早。战国时的《楚辞·招魂》篇便有记载:“艺该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追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不过当时的象棋与现代象棋的制式并不相同,只是一种掷采行棋角胜的局戏。在这之后,象棋一直缓慢发展。南北朝时的北周武帝,曾制《象经》,将象棋棋子分为天文地理等十二类,与现代的象棋多有不同。唐朝后期的大臣牛僧孺曾记载了一种象棋,在他的记载中出现了

“一马斜去三尺止,又一步卒横出一尺”(高承:《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四十八》)的象棋棋子游戏规则。可见在唐朝后期,象棋的游戏方式已经与现代象棋有了相类似之处,不再是靠掷采行棋角胜的局戏了。

象棋在宋代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象棋爱好者为了使象棋更有游戏性、趣味性、娱乐性,进一步改进了当时的象棋,使宋朝的象棋出现了众多制式,如大象戏、小象戏、广象戏和七国象棋等,并最终产生了与现代象棋相似的制式。

在北宋中前期,称为大象戏的象棋制式是当时的主要形式。据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五记载:“余为儿时,无他弄,见设局布棋……盖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耳。”这种象棋由两人进行游戏,棋盘纵横各11路,共有棋子32枚。晁补之在此基础上对象棋进行了一些改进,使棋盘更为宽阔。当时的其他人也对象棋进行了改善,如司马光的七国象棋等。

司马光、晁补之生活在北宋中叶,随着他们引发的改进象棋的潮

流,一种与现代象棋相类似的制式也应在此时出现,并受到当时象棋游戏者的欢迎,又经后人加工,形成现代象棋的制式,流传至今。在1983年江油市出土的“宋代窑藏”文物中,有两副珍贵的宋徽宗时期铜制象棋。其中有一副完整的当时象棋棋子,每一方各有卒5枚,象、马、炮、车、士各2枚,将1枚,共32枚,与现代象棋的棋子完全相同(曾昌林:《宋代铜质中国象棋浅析》)。这批文物的发现可以说明北宋末时的象棋棋子已与现代象棋相同。而与现代象棋制式相似的棋盘也应在北宋末南宋初时出现。它的出现也许和宋朝时另一种棋类游戏“打马”有一定的关系。根据记载,打马出现于三国时期,魏曹植始制,到宋朝时由于著名词人李清照写有《打马图序》而为人所知。打马有着多种形式,是一种靠投掷色子而进行的游戏,其棋子也与象棋有着很大的不同,诸如:“一将十马者”,或“无将二十马者”(李清照:《打马图序》)。可在李清照记载的打马中,有一种样式的棋盘图与现代象棋的棋盘几乎相同。打马与象棋在当时是两种不同的棋类游戏,如“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世间玩戏之具惟奕盛传,其次则象戏,又次则抹牌,近刻打马图人少习之”(李清照:《打马图序》)。而在打马中出现类似现代象棋的棋盘,应该有两种可能:其一,象棋发展到北宋中晚期时,当时的人们借鉴了打马的这种棋盘并将其改进,使当时大

象戏的32枚棋子融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现代象棋的雏形;其二,北宋中晚期时已经出现了现代象棋的雏形,打马参照了当时已经出现的这种象棋棋盘,将其融入打马游戏中。

可见在北宋时,与现代象棋制式相似的棋子和棋盘已经形成,其行棋规则经后世之人逐渐完善后,最终流传下来。

### 七国象棋与广象戏

现代象棋的制式是二人进行游戏,棋盘纵9路横10路,中央有河界,进行游戏的双方各有16枚棋子,共32枚棋子。而北宋时的七国象棋与广象戏这两种在当时影响较大的象棋与现代象棋有着较大的差异。

司马光所创制的七国象棋,是当时对象棋最大胆的改进。司马光被我们所熟知,是因为他编著了《资治通鉴》这部众所周知的史书,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对象棋还起过一定的改进作用。司马光打破了传统的二人游戏模式,将二人象棋改进成为七人象棋,称为“七国象棋”。在七国象棋中,司马光将象棋与历史进行结合,把历史上的战国七雄典故带入了当时的象棋中。

在七国象棋中进行游戏的七人分别代表着秦、楚、齐、燕、韩、魏、赵等战国时期的七个并立的国家,并在棋盘上设置了“周”这样一个棋子,作为天子正统,但并不参加游戏,只是居于棋盘的中央。为了各自区别棋子,司马光将它们用不同的颜色来表

示,如代表皇室的周为黄色,其他各方有:秦为白色,楚为赤色,齐为青色,燕为黑色,韩为丹色,魏为绿色,赵为紫色。对七国的位置规定如下:“秦居西方,韩楚居南方,魏齐居东方,燕赵居北方”(陶宗仪:《说郛》卷一二),这也参照了历史上战国七雄各自的地理位置。

七国象棋中每一方各有棋子17枚,共计119枚。其中包括将、炮、偏、裨、弓、弩、行人各1枚,刀2枚、剑4枚、骑4枚等,与现代象棋的棋子名称多有不同。每个棋子都有各自的游戏操作规则:“将”直行、斜行均可;“裨”只许斜行;“行人”可以任意直行或斜行,但不能攻击对方棋子,也不会成为对手攻击的目标,只起到阻碍对手棋子的作用;“炮”的规则与现代相同,也是直行,并只能隔一个棋子击对方的棋子;“弩”可以直行或斜行,但被限制一次只能行走五路;“弓”一次只能直行或斜行四路;“刀”则一次只许直行或斜行一路的距离;“剑”的规则是只可以直行一路;“骑”可以曲折行走,行走的曲线为每次直行一路,斜行三路。与现代象棋不同的是,司马光的七国象棋多数棋子均可以斜行。考虑到游戏时也许不足七人进行游戏,司马光也做了相应的变动,使二至七人均可进行游戏:如果是七个人进行游戏,则每个人各执一国的棋子;如果是六人游戏,则使用秦国者为一方,使用其余五国者为一集团,进行游戏;如为五人游戏,则使用秦国者与任意使用其他四国者各

为一方,进行游戏;如为四人游戏,又换为使用齐国者为一方,使用秦国者与任意使用其他两国者合为一方;三人游戏时,使用秦国者与剩余两人分为两方进行游戏。或各自使用的一国为一方,进行混战。进行游戏者的行棋顺序依次为:秦、楚、韩、齐、魏、赵、燕。

关于游戏的胜负,司马光规定,如果哪位游戏者的“将”被对方所擒,则视为其所代表的一国失败;同时也规定,如果己方被其他各方所擒获的棋子超过10枚,则己方也为失败,同样的;由于参加游戏的人数最多可以为七人,在各自为一方、不做集团游戏时又规定,先擒其他各方两将或擒获各游戏者棋子积累至30枚者为“霸”,最先为霸者则为一次游戏的最终胜利者。

司马光的七国象棋,使宋代的象棋可以多人游戏,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的李之仪曾写到:“罢归壁间,挂芦山图约为象戏……今朝未食先破赵,明日凭熊欲下齐”(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二“饮散留别”),就是对司马光七国象棋的描述。

北宋时期,不仅司马光对象棋进行改进,晁补之也对象棋进行了改进。晁补之自幼喜爱象棋,被象棋的变化莫测所吸引。他认为当时的象棋图过于狭小,自创了广象戏。同样是两人进行游戏,但将象棋棋盘改为纵横各有19路,且没有河界。每一方的棋子分别有:将1枚,士2枚,象4枚,

车 8 枚，马 8 枚，炮 12 枚，卒 14 枚，共 49 个棋子，一付象棋共有棋子 98 个，以一方擒获另一方的“将”作为广象戏游戏的胜利。其规模相当于现代象棋的两倍，大部分的棋子与现代象棋基本相同。棋子的增多，使得广象戏更加变幻莫测，加强了娱乐性，有着“十九路者尽强弱之形，九十八子者尽死生之势”的评价。

通过叙述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象棋，虽然有着各自的优点，但由于棋子多，棋盘大，规则繁杂等，不便游戏，逐渐被世人淘汰。

### 象棋与宋代人的生活

象棋制式的多样性，吸引了当时的人们，人们纷纷选择用象棋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

北宋的徽宗皇帝，酷爱书画，同时，他也是一名象棋爱好者，曾写过“白檀象戏小盘平，牙子金书字更明”的诗词；宋高宗也曾有“尧阶与一事，象戏战斜尖”的诗文。

南宋开朝皇帝宋高宗赵构的登基也与象棋有着一段渊源。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北宋被金兵灭亡后，徽钦二帝被掳到金国，张邦昌被扶植为伪帝，一时间天下大乱。康王赵构由于身为大元帅，得到了朝臣的一致推举，成为新的帝王。天下易主是关乎王朝兴衰的头等大事，皇

太后在不知情时担心社稷，忧心忡忡，最终决定用象棋进行一次占卜禘香告问，如若康王赵构即位是天下归心，则掷出的一枚象棋子，可以投到棋盘的九宫格中，而结果“一掷其子，果入九宫……皇太后以手加额甚喜

爱”。虽然这一记载有些迷信色彩的存在，未必真实可信，但也可以看出象棋在宫廷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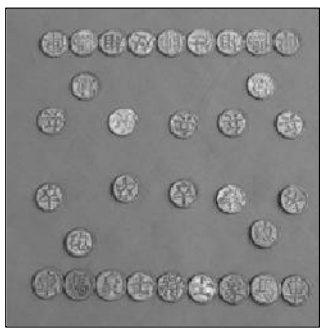
由于象棋有着诸多与军事相关联的棋子并有着棋法阵法，在当时也被看做是研习兵法的一种途径，晁补之就曾

有“象戏，戏兵也”的评价，将象棋的游戏看做是将兵的一个模拟过程。北宋的思想家程颢也得出通过象棋可以研习兵法的启示，曾写过《象戏》一诗：

大都博弈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战法，偏裨兼备汉宫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楸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

在宋代，象棋作为一种文娱活动，既丰富了当时的士民生活，其自身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制式百家争鸣的时代。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司马光的七国象棋，晁补之的广象戏等其他制式，逐渐被世人淘汰，并在相互竞争中逐渐形成了现代象棋的制式。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宋代青铜象棋